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二十五回 亂佛規女尼私產子

劉大人座上開言，說：「張立，為何不語？」張立無奈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李三當堂既然實回，小的焉敢巧辯。」張立害怕無主意，暗自思量了不成；眼下大人當堂問，怎樣回覆劉府公？羅鍋大人難說話，恰似包公海剛峰，倘若一字說錯了，難保今朝不受刑。不如當堂招認罷，料想不能要殘生。張立想罷將頭叩：「大人留神在上聽：孩童本是女僧養，就是那，蓮花庵中那女僧。我倆素日有來往，夜晚長宿他廟中。小的原本行的錯，與他有奸是真情。大人台下不敢隱，望公祖，寬洪大量暫且超生。」說罷下面將頭叩，劉大人，座上開言把話云。

劉大人聞聽張立之言，扭項講話說：「王明。」「有，小的伺候。」劉爺說：「爽快你再跑一罷，到蓮花庵把廟主尼僧傳來對詞，快來！」「是。」王明答應，翻身下堂出衙而去。一邊走著道兒，一邊抱怨說：「這個劉爺，特也混鬧。放著正事一點不辦，不知打那裡掏弄了個死孩子來了，傳這個喚那一個，叫他把我支使了個手腳不沾地！這麼一會就是三四趟，連拿帶傳夠一棒咧！再弄出這個來好開招，我看你鬧到歸齊是怎麼樣！」

王明抱怨之間，來到蓮花庵的門首，慌忙站住，瞧了瞧，山門緊閉。王明看罷，用手擊戶，啪啪連聲響亮。且說裡面女僧，聞聽外面門聲響亮，只當是施主送香燈佈施來咧，邁步向外而走。來至山門以裡站住，向外問話，說：「外面什麼人叫門？」王明說：「送佈施來的！」女僧聞聽，嘩啞，把廟門開放。王明一見，開言就問，說：「大師父，你就是這寶庵的當家的麼？」女僧說：「不敢，小尼就是。也不知爺是那一位老爺家送佈施來的呢？」王明說：「你問我？我是江寧府劉大人打發來，立傳法駕即刻進衙。你那偷嘴的那一案犯咧，快些跟著我走罷。我一個人大老爺咧！」武姑子聞聽承差王明之言，嚇得無言可對，面貌更改。

這女僧看罷心害怕，不由著忙心內驚：莫非冤家那事犯，口齒不嚴走漏風？正是尼姑心害怕，忽聽那，王明開言把話明：「不必挨遲快些走，一同前去見劉公。與其這時心害怕，當初不該把那事行。」武姑子聞聽通紅臉，默默無言不作聲。王明催促說：「快走，但要支吾我定不容。」

女僧聞聽無其奈，只得鎖上山門要進衙門，一同承差往前走，穿街越巷不消停。招惹軍民無其數，紛紛不斷語高聲。

這個說：「武姑子犯了什麼事？承差來傳有隱情。」那個說：「武姑子素日正經得很，不見閒人進他廟中。」你一言來我一語，大伙言講後跟行。按下軍民不必表，再整王明共女僧，轉彎抹角來得快，劉大人衙門在眼下存。正遇大人將堂坐，判斷民情與主盡忠。承差一見不怠慢，帶定女僧往裡行，東邊角門走進去，舉目瞧，堂上人役亂哄哄。

這王明，帶定女僧朝上走，來至當堂跪流平說：「大人在上女僧到。」大人上邊一擺手，王明站起一旁行。羅鍋留神往下看，打量女僧貌與容：年紀未必有三十歲，不過在，二十六七正妙齡。青緞僧帽頂上戴，三鑲的雲鞋足下登。

套環的絲絛在腰中係，一雙俊眼賽星星。眉似遠山施翠黛，鼻如懸膽正當中，臉似丹霞一般樣，未開口，想必是糯米銀牙在口中。兩耳藏春真好看，就只是，缺少桃環顯著空。

腰如楊柳隨風舞，袍袖長，十指青蔥看不清。小口櫻桃無言語，跪在地，默默無言不作聲。劉大人，看罷自是將頭來點，不由贊歎這尼僧：「難怪這尼姑把佛門亂，不由人不動心情。」大人想罷時多會，往下開言把話明。

劉大人看罷，往下開言，說：「那一女僧，今有紙馬鋪的張立，說與你有奸，將私胎與人，扔在野外，可是真情？」女僧見問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：公祖的神見高明，小尼也不敢強辯。望大人貴手高抬，看佛憐僧。」劉大人聞聽，微微冷笑，往下吩咐，說：「將這女僧和開紙馬鋪的張立帶將下去，令人看守，不許他們串通口供。少時再問。」下面人答應一聲，將兩個人帶下看守不表。

且說劉大人又叫：「承差朱文。」「有，小的伺候。」大人說：「俯耳過來。」大人向朱文耳朵上悄語低聲，噓噓喳喳，說：「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，急去快來。」「是。」朱文答應，翻身下堂出衙而去。不多一時，只見他手拿個蒲包往裡而走，來至堂上，將蒲包擱下，一條腿打千兒，回話說：「小的照大人的言詞而辦，拿了來咧。」劉大人一擺手，朱文站起，一旁侍立。

大人又往下開言，說：「將那女僧和張立帶將上來！」「是。」這下面答應一聲，不多時，將二人帶至當堂，跪在下面。劉大人上面開言，說：「張立。」「有，小的伺候大人。」劉大人說：「你放著買賣不做，你眠花宿柳，私奸佛門弟子，豈是良人所行？今日事犯，當堂還有何說分辯之處？」張立聞聽劉大人之言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貴手高抬，恕小人年幼無知，饒過我這一次，下次再不敢妄行。」說罷，咕咚咕咚只是磕頭。

大人微微冷笑，又往下叫：「那一女僧。」「小尼伺候大人。」劉大人帶怒開言，往下便問。

劉大人帶怒開言叫：「女僧留神要你聽：既在佛門為弟子，你就該，一心秉正去修行。為什麼，私自偷情把綱常壞，玷辱了佛門教下的僧？私胎埋在荒郊外，令人觀瞧甚慘情。我瞧你，這個光景也難進廟，倒不如，還俗還是一個正經。細想來，你素日朋友也不少，你何不，揀選一個把夫婦成？也省得，受怕擔驚在風月下，育女生兒也有後承。」劉大人，不村不俏幾句話，把尼姑，白臉說了個通點紅。這女僧，下面只是將頭叩：「望大人，隱惡揚善容一容。」大人聞聽又講話：「你二人留神仔細聽：幸虧遇見我本府，少不得，看佛要憐僧。私胎現在公堂上，就在蒲包裡面盛。拿去埋在荒郊外，自此後，緊守佛門不可亂行。張立也好做買賣，再要是，犯我手中定不容。」吩咐衙役把蒲包取，交與他們兩個人，當堂打開驗分明。承差朱文不怠慢，把蒲包拿來交與女僧。劉大人吩咐打開看，武姑子聞聽不消停，伸手就把繩扣解，真奇怪，蒲包包夠好幾層，全都打開留神看，武姑子觀瞧把魂嚇驚；張立在旁邊也是打戰，登時嘴唇紫又青。眾多青衣也發怔，變為咧，何從是個死孩子在裡面盛？原來是個人腦袋，仔細瞧，是粉面油頭的女俊英！武姑子看罷真魂冒，「哎喲」了一聲扔在塵，渾身亂抖篩糠戰，口內說「打鬼打鬼」不住聲。

劉大人觀瞧這光景，賢臣腹內早已明。往下開言把女僧叫：「不必害怕你吃驚。送暖偷閒猶可怨，絕不該，殺害人命在廟中！將頭扔在官井內，因奸不允擅行兇！你自說，此事神鬼不能曉，那曉得，本府判斷有才能。事犯當堂有何辯？快快實言免動刑！」

劉大人說：「那一女僧，還有何辯？從實說來！」武姑子聞劉大人問的這個話厲害，自己心中思想，說：「我自想認了姦情，也不至於要命，誰想又勾出這一件事情。這人頭本是我妹妹素姐之頭，因為我那狠心的冤家求奸不允，將他用尖刀殺死，屍首埋在俺後院中，冤家將頭拿出廟去，他說有一仇家，移禍於人。不料這人頭現在當堂，這如今要招承，性命休矣！」復又思想，說：「素姐雖是我廟中殺死，現今無憑無證，何不咬定牙根，至死不招，看這劉羅鍋子其奈我何！」

武姑子想罷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青天大人在上，小尼與人通姦真實，要說小尼殺人，誰是見證？那一個是原告？望大人的秦鏡高懸。殺人之事，休要屈賴我佛門弟子。」大人聞聽武姑子這個話，座上微微冷笑，說：「你這個話說得倒也順理，就只是抄手問賊，你如何肯應？」吩咐左右：「與本府撈起她來再問！」這下面一聲答應，登時把摺指拿到堂前一擡，響聲震耳，不容分說，把武姑子尖生生的青蔥十指人在木棍之內。

劉大人座上吩咐：「攏繩！」這下面齊聲答應，左右將繩一攏，挽在上面。武姑子疼了個面如金紙，唇似靛葉，渾身打戰，體似篩糠，熱汗順著臉直淌，戰驚驚望上開言，說：「青天大人在上，我小尼殺人，又無證見，無故屈撈，叫我招承，大人豈不有傷天理？」劉大人聞聽，不由衝衝大怒，往下開言。

清官聞聽衝衝怒：「女僧留神要你聽：花言巧語哄本府，想想我為官平素中。我也曾，十里堡去拿那徐五，假扮算命一先生；上元縣北關出怪事，將人殺在旅店中，我也曾，私訪拿過王六，搭救店家命殘生。昨日裡，巡按派我把人頭審，當街賣藥把人蒙。

其中就裡我早知曉，你要不招枉受了疼。」吩咐左右加拶板，手下人答應不消停。

只聽兵叮連聲響，疼壞佛門好色僧，咬定牙關不認定，挺刑也是為殘生。話要敘煩人不喜，一連三拶不招承。大人觀瞧也發怔，說「莫非其中有冤情？我要斷不清這件事，巡按高賓未必容。再要加刑不合理，真真為難的事一宗！」

劉大人，座位之上搭著窄，只急得，渾身熱汗似蒸籠。忽然之間靈機動，說道是：「必須如此這般行。」大人想罷開言叫：「王明留神要你聽：快把女僧帶下去，明日早堂審問明！」